

繡像繪圖兒女英雄傳卷八

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為天下師

老封翁暮遇窮途客

遂讀我書室主人評

上回書從安公子及第營歸。一直交代到他回房就寢。一宿無話。不用一正筆不用一稷筆是為無話。次日却說清晨他夫妻三個，遂不曾出臥房。那長姐兒早打扮的花枝招展過來叩謝二位奶的文法。一宿無話之下。次日却說清晨他夫妻三個，遂不曾出臥房。那長姐兒早打扮的花枝招展過來叩謝二位奶昨晚賞的吃食。他進門，不曾站住脚，便匆匆的到了東裡間。見花鈴兒、柳條兒、總在南牀上放梳妝匣兒。他便問二奶奶都沒起來麼？兩個了。這箇合他點點頭。那箇却又合他搖手。他正不解，便聽何小姐在屋裡咳嗽，叫了聲來個人兒。花鈴兒答應一聲，忙去打起臥房簾子來，只見何小姐穿著件湖色短綢衫兒，一手扣着胸坎鈕子，一手理著髮角兒。兩個皮兒，遂睡得撈撈兒的，從臥房裡出來。見了他，便低聲兒合他笑道：「敢則你都打扮得這麼光，梳頭淨洗面兒的了。我們今兒可起晚了。他見大奶奶低言悄語的說話，便知爺爺不曾睡醒，一面謝奶奶昨日賞的吃食。一面也悄說道：「奶奶別忙，早晚老爺太太都沒起來呢。太太昨晚晚上就說了說爺爺二奶奶家裡外頭都累了這麼一程子。昨兒又整整的忙了一天。太太遂說自己乏了。今兒要晚些兒起來為的，是省了爺奶奶趕碌的慌。吩咐奴才叫辰初刻再請呢。何小姐一面嗽口，便人搬了張小杌子來，叫他坐下。他且不坐下，只在那裡幫著他冷兒放漱口。水揭刷牙，撒盒兒遞手紙。恰好華媽媽從外頭托進一蒲包兒，玫瑰兒來。他見了，從摘花盤兒裡，併起花簪兒來，就蹲在炕沿兒跟前，給大奶奶穿花兒。何小姐又叫柳條兒說：「把你奶奶的烟袋，併一根來，給你姑娘裝袋烟。他忙道：「你等著見罷。我先過去見見奶奶去。說着，站起就往外屋裡跑。何小姐忙道：「你回來罷。他一會兒橫豎也到這來。你在這等着見罷。他一聽料是太爺在屋裡歇，便不好過去。一時柳條兒裝烟來，他穿好子好花兒，便坐在那小杌子上。啐着烟，灰兒說起昨日老爺太太怎麼喜歡，又說這都是爺奶奶的孝心。奴才們的造化。何小姐一面通著頭，也合他一答一合的談。他談着，看了看鐘，便合柳條兒說：「你也請起奶奶來梳頭了。總說着，便聽得張姑娘低聲兒叫。他聽了，聽那聲音，好像也在這邊臥房裡。正待要問，果見柳條兒走到那個曲尺櫃子跟前，隔着簾兒，說奶奶叫奴才呀。只聽張姑娘問道：「我這副腿兒，帶怎麼兩根兩樣兒呀？你昨兒晚上，困的糊裡糊塗的，是怎麼給拉岔了。柳

條兜道。昨晚上是奶奶自己歸着的。沒滿春光有柳條柳條昨晚晚上之屏退不使歸着防洩漏也究竟春光洩漏仍是柳條奴才沒動啊。怎麼會拉了了呢。不然奴才先討出一副來。奶奶先換上罷。張奶奶遠沒及答應。何小姐這裡聽了。自己伸出小脚兒來。着了一眼。不禁笑笑道。柳條兒呀。叫你們奶奶先這麼將就着紫上回來。再說罷。我脚上這副也是兩樣兒呀。便聽張姑娘在屋裡啞的哭一聲。不大的工夫。揉着雙眼睛。也從這邊臥房裡出來。見了長姐兒說道。的敢是你在這兒呢。虧得是你。你瞧。纔說得你熊兩個字。他早明白了。一面又謝這位大奶奶。昨晚的賞吃食。一面說道。本來呀。二位奶奶一天到晚。這是多少事。上頭應酬着幾位老家兒。又得張羅爺那兒。遠能照應到這些碎零事兒呢。二位大奶奶不覺被他恭惟的大樂。何小姐一時通完了頭轉過身來。要洗臉。他忙着上去。又替挽袖子。恰一眼看見大奶奶的汗塌兒袖子上頭。蹭了塊胭脂。便笑問道。啲。奶奶這袖子上怎麼了。回來換一件罷。不然着印在大衣裳上。何小姐低頭着了着。說可不是這又是花鈴兒幹的。我也不懂。衣裳總變刁在嘴裡。怎麼會不弄一袖子胭脂呢。照照我。昨兒早起。總換上的。這是甚麼工夫給弄上的。花鈴兒這不敢言語。張姑娘道。姐姐別竟說他一個兒。我們柳條兒也是這麼個毛病兒。不信。瞧我袖這子。也給弄了那麼一塊。說着。揪着隻汗塌兒袖子。翻來覆去。找了半天。只找不着。自己吭了一聲。又瞧了瞧那袖子上沿的縷子。不禁笑着。問何小姐說。姊姊。你老人家別是把我那件抓了去。穿上了罷。何小姐道。這都是新樣兒的。你穿得好好兒的衣裳。我怎麼會抓了來穿上呢。說着。又拉着自己穿的那件。着了着。可不是人家那件嗎。不由的也啞的一聲道。我說只覺着這領子怪搗的慌的呢。真個的。今兒也不知是怎麼了。鬧的這麼亂糟糟的。說完兩個人只對瞧着笑。長姊兒聽了這話。就排揎起花鈴兒。柳條兒來了。說你們倆瞧說罷。你們又該着抱怨姑娘的咀碎了。大凡主兒貼身兒的東西。全靠僂們當心的。經心要都像你們倆這麼當差使。不用說了。明兒各人的主子。認了。還不知道呢。一陣數落。倆個了頭。只撮着個嘴。正說公子也督着一腦門子的。困頓着。雙鞋兒從臥房裡出來。看見姊兒在這兒笑道。嚙。這麼早就有客來了。長姐兒大爺出來。連忙站起來。把烟袋順在身旁。只規規矩矩的說了句。爺起來了。此外再沒別的。敬碎話。遠帶管低着雙眼皮兒。把個臉兒糊得連些裂紋也沒有。此等心作意正這個當兒。張姑娘又讓他說。你只管坐下。僂們說話兒。不則便說道。請二位奶奶梳頭罷。鐘也待好打長初了。奴才得過去了。說着。把手裡的烟

袋裏給柳條兒。遂說你可給奶奶吹乾淨得再收。說罷這經用着雙寬袖口兒。咯噔着兩隻小底托兒。得意洋洋的去了。書中按下閒話。再講正文。却說安公子。自從點了翰林。丟下書本。出了書房。只這等撒和了一向。早有了他那班世誼同年。見他翩翩手度。肅然可親。都願意合他親近住了。今日這家請讌會。明日那個請閒遊。把個公子應酬得沒個空閒。他着了着所謂外間這衣服。車馬亭台宴飲。其風味也不過如此。便想到自己眼下。雖然交過這個排場。說不得士不通經。不能致用。但是通經而不通史。也不過作一個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便是通經通史。博古而不知今。究竟也於時無補。只要這等合他雲遊下去。將來自己到了吃緊關頭。難道就靠寫兩副單條對聯。作幾句文章詩賦。便好去應世不成。想到這裡。自己便把家藏的那些廿二史。古名臣奏疏。以至本朝開國方略。大清會典。律例統纂。三禮彙通。甚至漕運治河諸書。凡事眼睛裡向來不曾經過的東西。都搬出來。放在手下。當作閒書。隨時流覽。偶然遇着個未曾經歷。無從索解的去處。他家又現供養着安老爺那等一位不要修饜的老先生。可以請教。便兼這位老先生。又是天生。無論甚的疑難。每問必知。無答不詳。并且樂此不疲。因此他父子。就把這樁事。作了個樂叙天倫的日行工夫。到也頗不寂寞。公子從此胸襟見識。日見擴充。益發留心庶務。這且不在話下。一日他悶家正在無事。閑談。舅太太張太太也在坐。只見家人晉升。侍着一封信。合一個手版進來。回說鄧九太爺。從山東特專人來。給老爺太太賀喜。說遠有點土物。把後頭走着呢。來人先來請安。投信。說着便把那信合手版遞給公子。送上去。老爺一看。只見手版上寫着武生陸蓀安。便說道他家幾個人。我卻都見過。只不記得他們的姓名。這是那一個。怎的又是個武生呢。公子道。這個就是九公那個大徒弟。綽號叫作大鐵鏈的。老爺也一時想起來。說莫不是我們在青雲堡住着。九公把他找來演戲。給我們看。看他一鏈打碎了。那大石頭那個人。公子道。正是他。老爺道。這人到也好個身材。像魏公子道。聽講究起來。這人的本領。大的很呢。除了他那把大鏈之外。躡山入水。無所不能。遇着事件。並且着實。遂有點把握。遂不止專靠血氣之勇。老爺點了點頭。這個當兒。公子已經把那封信的外皮拆開。老爺接過來。細着了着。一那籤子上寫的水心公祖老弟大人台啟。一行字說大奇。這封信竟是老頭兒親筆寫的。虧他怎的會有這個耐煩兒。因拆開信看。只見裡面寫道是。愚兄鄧振彪頓首。

老弟大人安好并問 弟婦大人安好 大賢侄好 二位姑奶奶好 舅太太合二位張親家都替問好 敬啟

者彼此至好。套言不叙恭惟 老弟大人 貴體納福 闔府吉祥。如意是荷。愚兄本當親身造 府賀喜。因但有

小事難以分身望其 原諒今特遣 小徒陸蕙安 進京代賀一切不盡之言一問可知再帶去些微土物千里送鵝

毛笑納可也。小婿小女二姑娘 都給闔府請安。外有他等給。二妹子并眾位稍去的東西都有清單可憑再問

二妹子要大內的上好胎產金丹。九合香求見 賜不拘多少都要真的。千萬千萬務必務必都交小徒帶回。順請

安好不一。前正似不工為工。林西仲批蘇秦始將連 字為舉子場中落卷屬照真知言也。愚兄 鄧振彪再拜

吉日冲 再二位姑奶奶。可曾有喜信兒否。念念 又筆

後頭遙打着虎臣兩個字的圖書。合他名鎮江湖的本頭。戳子安老爺見那封信。通共不到三篇兒。八行書前後錯

落添改倒有十來處。依然還是白字連篇。只點頭嘆賞。公子在一旁着了。却忍不住要笑。老爺道。你不可笑他。你只想

他那個脾氣性格兒。竟能低下頭靜着心寫。這是甚麼樣的至誠。相賞在批批真知已體貼入微。古人言說着。又着禮

單見開頭第一筆。寫着是鶴鹿同春。老爺就不明白。說甚麼是鶴鹿同春。老爺又往下看去。見是孔陵蒼草。尼山石磧。

聖蹟圖。萊石文玩。蒙山茶。曹州牡丹根子。其餘便是山東棉綢大布。恩縣白麵。掛麩。酥餅。棗兒。巴魚子。鹽礮。着光景

他大約是照着縉紳。把山東土產揀用得着的。亂七八糟都給帶了來了。却又分不出甚麼是給誰的。老爺因命公子。把

那封信書念給太太聽。公子將念完。止刺得後面單寫的那行。不曾念。這個當兒。金玉姊妹也急於要看。看那封信。公

子見他兩個要着。把信便遞給他兩個。說九公慌着你們兩個很呢。快着去罷。何小姐自來快人快性。伸手就先接過

去。公子說你先瞧這篇兒。他一瞧兒。見問他兩個有喜信兒沒有。一時好不動呢。虧他積伶。一轉手便遞給張姑娘。說

妹妹你瞧。這是倆甚麼字。說着遞過去。回身就走。張姑娘不知是計。接過去。總瞧得一眼。便擲在桌子上。說瞧這姐姐

也躲了。合同小姐湊在一處。兩人却只羞得緋紅了臉。低頭而笑。安太太看了不解。忙討起那信來。着了。說這也值

得這麼個樣兒。因把鄧九公問他兩個有無喜信的話。靠訴了舅太太。又合他姊妹說道。這可真叫人悶得怪臊的。也

有兩過人來。這二三年了。遂給我抱個孫子的。瞧瞧人家。喜胎產金丹。想來必是褚大娘子有了喜信兒了。舅太太也

說真個的呢。一句話不曾說完。張太太發了議論了。說親家那可說不的呀。這是有個神兒。在神兒不在的事兒。誰有餅手哇。好端端的話。被這位太太一下注解。他姊妹聽了。益發不好意思。說話間。安老爺便要帽子出去。見那個陸蓀安。一時進來。只見他頂帽官靴。也穿著件短襟紗袍兒。石青馬褂兒。雖說是個武生。舉動頗不粗鄙。外省的禮兒。沒別的。見面就只磕頭。那陸蓀安見了安老爺。就拜下去。安老爺只以一揖相還。便讓他上坐。他那裡肯。說武生的師傅。囑咐說。武生到了。老太太這種。就同自己女兒一樣。不敢坐。安老爺此時讓再讓。他總一旁坐下。安老爺先問了問鄧九公的身子。眷口。陸蓀安答說。他老人家精神是益發好了。打發武生來。一來給老太太爺少老爺道喜。請安。二來叫武生認認門兒。說趕到他老人家。慶九十的時候。遠叫武生來請呢。遂說他老。如今不到南省去了。輕易得不着好陳酒。求太太爺這種。我幾罇。交給回空的糧船帶回去。不是他叫武生買幾罇帶去了。說那東西的好。及外人摸不着。安老爺連說。這事容易。因又問起褚一官。并褚大娘子。可有個得的信息。陸蓀安回說。這倒不知。正說着。那拉東西的車。輻以至挑的抬的都來了。眾家人帶着更夫。往裡搬運。安老爺總知那禮單上的鶴鹿同春。是他真為賀喜。特給我來的。東海邊一對仙鶴。泰山上一對梅花小鹿。都用不籠抬了來。一時張老也過來招呼。便同了那陸蓀安。到程師爺那邊去坐。安老爺這裡一面吩咐。給他備飯款留。便進來看鄧九公。那分禮進得二門。見公子正隨着太太。同許多內眷們圍着。看那對鹿鶴。老爺於這些東西。上雖雅馴。如鶴鹿也不甚在意。忙忙的進了屋子。只檢出那冊聖蹟圖。正襟危坐的看。一時內眷們也進屋裡來。一旁看着。問長問短。老爺便從磁瓶裏起。一直講到西狩獲麟。會把聖人七十三年。的年譜講得來。不曾漏得一件事跡。差得一個月。單太太聽完了。說道。我瞧我們這位姑老爺呀。真覺得甚麼事兒。都懂得。可惜就只不懂得。甚麼叫鶴鹿同春。當下大家說笑一陣。安太太便把其餘的東西。該歸着的歸着。該分散的分散。公子也去周旋。那個陸秀才。當日住下。次日便告辭去。料理他的勾當。約定過日再來領回信。安老爺聞中。便給鄧九公寫了回信。太太也張羅打點。給鄧家諸人的回禮。以至鄧九公要的東西。臨期都交那陸蓀安帶回。山東而去。不提。却說安公子這個翰林院編修。雖說是個閒曹。每月館課。以至私事應酬。也得進城幾次。那時又正遇烏克齋放了掌院。有心報答師門。提拔門生。便派了個撰文的差使。因此公子又加了些公忙緊接。又有了太考的旨。

意。這大考是京城有口號的，叫作金頂朝珠掛紫貂，群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造退神仙也不饒。安公子已是一甲三名，授過職的，倒應預頂，便早晚用起功來，正在不曾考試之前，恰好出了個講官缺，掌院堂官又擬定了他題下。本來便授了講官，雖說一樣的七品官，却倒得自己專指謝恩。謝恩這日，便蒙召見，臨上去時，烏克齋又指點了他許多儀節，奏對及至叫上起祀去，聖人見他品格凝重，氣度磊落，一時想起他是從前十本裡第八名，特恩拔起來，點探花，問他的家世學業。又見他奏對稱旨，天顏大悅，從此安公子便簡在帝心，及至大考，他又考列一等，即日連陞五級，用了翰林院侍講學士。不久便放了國子監祭酒。這國子監祭酒，雖說也不過是個四品京堂，却是個侍至聖香案，為天下師尊的，却色你道公子幾幾日的新進士，讓心怎的個品學兼優，也不應快如此。這不真個是官場如戲了麼？豈不聞俗語云：一命二運三風水，果然命運風水一時湊合到一處，便是個披甲出身的。往往也會曾不數年出將入相，何況安公子又是個正途出身，他還多着兩層，四積陰功五讀書，呢話休煩絮，却說那時恰遇豐恩大典，舉行恩科會試，傳臚之後，新科狀元帶了一榜新進士到國子監祭酒。這釋褐禮自來要真個朝廷莫大盛典，讀書人難遇的機緣。這日狀元榜眼探花率領二三甲進士，到大成殿拜過了至聖先師，便到明倫堂參拜祭酒。那明倫堂預先要用桌子搭起個高台來，台上正中安了祭酒的公座。狀元率領眾人行禮的時候，先請祭酒升台上座，然後恭肅展拜。從來禮無不答，除了君父之外，便是長者先生，也必有兩句慰勞。獨到了狀元拜祭酒，那祭酒却是要肅然無聲，安然不動的。受那四拜，你道為何相傳，以為但是祭酒存些謙和，一開口一抬手，便於狀元不利。因此這日行禮的時候，安公子便照這樣注朝衣朝冠，升到那個高台正中交椅上，端端正正的受了一榜新進士四拜，便收了一個狀元門生。偏偏那科的狀元又龍頭屬老成，點的是個年近五旬的蒼髯老者。安公子總得二十歲上下的，一個美少年，巍然高坐，受這班新貴的禮，大家着了，好不替他得意。一時釋褐禮成，安公子公事已畢，算了算已經在城裡耽擱了好幾日了。看那天氣尚早，便由衙門逕回莊園，要把這場盛事稟慰父母一番。一路走着，想到這典禮之隆，聖恩之重，人生在世讀書一場，得有今日，庶乎無愧，自言自語道：且住，記得那年我們蕭史桐鄉兩位恭人，因我說了句吃酒是天下第一樂，就招了他兩個許多俏皮話兒，叫我寫個四樂堂的匾掛上。這話其實尖酸可惡，我一向雖說幸而成名，上慰

二老這是不曾得過個學差試差。却說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到了今日之下。縱說我這座國子監衙門。管着天下十七省。龍蛇混雜的監生。說不得英才的數免裡罷。難道我收了只個狀元門生。合一榜的新進士。還算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占全了君子有三樂。不成。少停回家。便把這話作樂他兩便。一番問問他兩個。如今可好。讓我吃杯酒。掛那個四樂堂的匾。倒也是一段佳話。一路船。單到家門進門。見過父母。安老爺第一句便道。好了。居然為天下師了。此時也十分得意。侍談了一刻。便過東院來進了院門。只見他姊妹兩個。從屋裡迎出來。說恭喜收了狀元門生。回來了。公子道。便是我。正有句話要請教他姊妹也。道且慢。我兩個先有件事要奉求。公子道。我忙了這幾日。總得到家。你兩個又有甚麼差遣。他兩個道。且到屋裡再說。公子進得屋子。只見把他常用的一個大硯海。一個大筆筒。都搬出來。却研得墨濃。洗得淨筆。放在當地。一張桌兒。上桌兒。工又舖著一副絹牋。兩邊用鎮紙壓著。當中却又放著一大杯酒。公子一時不解。問道。這是甚麼儀注。他姊妹兩個笑吟吟的一聲說道。奉求大筆。見賜四樂堂三個字。大公子斷沒想到。從城裡瞥了這麼個好燈虎兒來。一進門。就叫人家給揭了。不禁樂得仰天大笑。說你兩個怎的這等可惡。因又點頭道。這正叫作惟識性者可以同居。張姑娘道。真個的換了衣裳。為甚麼不趁着墨寫起來呢。公子道。這却使不得。且無論天道忌滿。人事忌全。不可如此放縱。便是一時高興。寫了掛上。倘然被老人家看見。問我何謂四樂。你叫我怎麼回答。快收拾起來罷。他姊妹兩人也就一笑而罷。不想這他家這陣閨房游戲。又便宜了燕北閒人。歸結了他四樂堂那筆。前又這話。且按下不表。却說安老爺見兒子。刷名清華。置身通顯。書是接下去了。門庭是撐起來了。家中無可顧慮。自己又極清閒。算了算。鄧九公的九旬大慶將近。因前年曾經許過他臨期親去奉祝。此時不肯失信。這個便打算借此個作遠遊訪訪一路的名勝。到他那裡。并要多盤桓幾日。商量定了。先在本旗告了個山東就醫的假。約在三月月上旬起身。太太便帶同兩個媳婦。忙著收拾行裝。又給老爺打點出些給鄧九公作壽的禮。無非如意縵疋皮張玩器活計等件。預備請老爺看過了。好裝箱子。老爺一者便說。君子周急不繼富。這些東西。九公要他的壽禮。只用兩色。早已辦得停當了。一色是他向我要的壽酒。我已經叫人到天津酒行裡。找了一百二十罇。上好的陳紹興酒。便算祝他的花甲重過。已過從運河水路運了去了。那一色是我送他壽文。便是許他的那篇生傳。只這兩色薄禮。他足

可一醉消愁。千秋不死。何須再備壽禮。太太一聽這話。知道是又左了。去了不好搬駁。只得說老爺見得自然是。但是也得配上點兒不要緊的東西。終成這麼個俗禮兒呀。便不合老爺再去瑣碎自己。就作主意配定。又敷餘帶上了幾百銀子。防着老爺路上要使。隨叫進家人們來裝箱子。捆行囊。一切停當。老爺又托了張親家老爺。程師爺在家照料。并請上小程相公。途中相伴。家人們只帶了梁材葉通華忠劉住兒小小子。蔣花兒幾個人。并兩個打雜兒的。厨子。刺頭的去。又吩咐帶上那個烏雲蓋雪的驢兒。作了代步。此外應用的車輛牲口。自有公子帶同家人們分撥。一概管沒到起身這日。止不過囑咐公子幾句話兒。便逍遙自在。帶了一行人上路。太平車兒不坐。只騎着那頭驢兒。遇處名勝。也要下來瞻仰。見過古蹟。也要站住考訂一日。走不了半站。但有個住處。便隨寓而安。只這等磨去離家三四天。總磨到良鄉華忠有些急了。晚間趁空兒回老爺。這走長道兒。可得趁天氣呀。要不請示老爺明日。趕一個整站罷。老爺以為不可。次日便起了個早。約莫辰牌時分。早來到涿州關外打早尖。却說這座涿州城。正是各省出京進京必由的大路。有名叫作日邊衝要無雙地。天下煩難第一州。安老爺到得關相坐在車裡一省。只見那條街上。不但南來北往的車馬絡繹不絕。便是本地那些居民。也男女老少。都穿校一般。擁擠不動。正在看着一行車馬。早進了一座客店。眾家人服侍老爺下了車。進店房坐下。大家便忙著鋪馬褥。解怨包。銜銅鑰子。預備老爺擦面喝茶。那個跑堂的兒。見這光景。見個官派。便不敢進屋子。只提了壺開水。在門外候著老爺。這盪出來。是開情逸。到正要問問沿途的景物。因叫跑堂的兒說。你只管進來。便問他道。你這裡今日怎等熱鬧。跑堂兒的見問。答說。州城裡鼓樓有座天齊廟。今兒十五是開廟的日子。差不多兒都要去燒炷香。都是行好的老爺。老爺聽得燒香。拜這些事。便去開不往下談。又問他。說此地可還有甚麼名勝。安老爺說話。只管是這筆字斟句酌。再想不到一個跑堂兒的。他可曉得甚麼名勝。只見他聽了這話。忙接口道。我的老爺好話。咧。大嚇人不喇。的一個天齊爺。也沒有靈聖的。兒。回來你老打了尖。就打那廟裡頭。過白熊熊。那燒香的人有多少。那廟裡頭中間兒。是高大的五間天齊殿。接着寢宮。兩邊兒財神殿。娘娘殿。後層兒是文昌閣。週圍七十二司。到了那個地方。兒。吃。喝。穿。戴。甚麼都買不短。廟後頭擺著十錦宴。雜兒。前日。遠到了個熊希布罕兒的。為甚麼今兒逛廟的人更多了。呢。老爺更覺他所答非所問。程相公那裡就打聽說。甚麼叫作希布罕兒。跑堂兒。

的道。這可真說得起。活老了的都沒見過的一個布布罕兜的是磅大的一對大鳳凰。老爺聽了不禁納罕。忽然又低下頭去。默默如有所思。早聽程相公笑嘻嘻的說道。老爺不廢。我們今日此地歇下。也去望望鳳凰罷。華忠這撮老頭子是好容易聽得老爺今日要走個整站。此時師爺忽然又要看鳳凰。便說師爺他信們那些謠言。那把那廢件事。兜不想程相公這話。正合了安老爺的意思。何為你道。原來這位老先生自從方才聽得跑堂兜的說了句。此地有鳳凰。便想到這種靈鳥。自從軒轅氏在位。鳳巢阿閼之後。止於舜時。來像文王時。鳴於岐山。漢以後雖亦偶然有之。就大半是影射附會到了我大清。從前慶雲現黃河清。瑞麥兩岐。靈芝三秀。這些嘉祥。真都見過。甚至麒麟也過來了。就只不曾見過鳳凰。如今鳳凰竟見在直隸地方。只豈不是聖朝一椿非常盛事。況且孔夫子。遂不免有個鳳凰不至。吾已矣夫之嘆。如今我安某生在聖朝。躬逢盛事。豈可當面錯過。心裡正要去看。只是不好出口。正在躊躇。忽聽程相公要去。華忠却又從旁攔他。便道。程師爺也是終年悶在書房裡。我又左右閒在此。今日竟依然住下。我也陪他走走。程相公聽了這話。大樂。連那蘇花兒。聽見逛廟也樂得跳跳蹦蹦。只有華忠口裡不言。心裡暗想。說我瞧今兜個這盞八成兜要作冤。當下下一行人吃完飯。老爺留梁材等兩個在店裡。自己便同了程相公。帶了華忠。劉住兜。合小小子蘇花兒。又帶上了一個打雜兜的。背著馬褥子。背著壺碗包。遂分付帶了兩串零錢。慢慢的出了店門。步進州城。往天齊廟而來。於路無話。不一時。早望見那座廟門。原來安老爺雖是生長京城。活了五十來歲。凡是京城的東嶽廟。城隍廟。曹公觀。白雲觀。以至隆福寺。護國寺。這些地方。從沒逛過。此刻總到這座廟門外。見那些買食吃物。吆喝。那逛廟的人。是沒男沒女。出入不斷。亂擠。老爺見一個讓一個。只覺自己擠不上去。華忠道。奴才頭裡走著罷。說著進山門。那山門裡就有此買通草花兒的磁器傢伙的。要買兜的。以至賣酸梅湯的。羊肉熱麪的。處處攤子。上都有些人圍著。在那裡吃喝。程相公此時。兩隻眼眼不夠使的。正在東盼西望。又聽得那邊吆喝。大家就一路來到天王殿。一進去。安老爺看見那神像脚下。各各造著兩個怪精。便覺得不然。說何必神道設教。如此程相公道。老伯怎的。倒不曉得。這個這就是風調雨順。四大天王老爺因問何以見得是風調雨順。程相公道。那那手。持一把鋼鋒寶劍的。正是個風。那個抱著面琵琶。琵琶是要調和了。絃總好彈的。可不是個調。那手。雨傘的。便是個雨。安老爺雖是滿腹學問。向來一知半解。無

不虛心聽如此說不等他說完便連連點頭說講的有些道理因又問那個順天王又作如何講法呢程相公見問翻
着眼睛想了半日說正是他手裡只待了一條滿長的大蛇倒不曉得他怎的叫作順天王劉住兒說那不是長蟲人
家都說那是個花老虎老爺亂說道因捻着鬚子望了會子說道哦據我看來這橋東西不大非花老虎亦非蛇也只
怕就是雉人大水為蜃的那個蜃總暗合著只個順天王的順字程相公道老伯又來了我們南邊那個蜃字讀作上
聲順字讀作去聲怎合得到一處呢老爺道噯呀世兄你既曉得蜃字讀工聲難道倒不曉得這個字是十一軫十二
震兩韻雙收同義的麼老爺只顧合世兄這一陣考據風調雨順家人們只好跟在後頭站住再加上圍了一大圈子
聽熱鬧兒子把個天王殿穿堂門兒的要路口兒給堵住了只聽得後面一個人嚷道走着逛拉要講究這個自己家
園兒裡找開學房講去這廟裡是個大家的馬兒大家騎的地方兒讓大夥兒熱鬧熱鬧眼睛別括含怨老爺連忙就
走程相公遠在那裡打聽說甚麼叫作熱鬧眼睛華忠拉了他一把說走罷我的大叔說著出了天王殿的後門兒便
望見那座正殿只見正中一條甬路直接到正殿的月台跟前甬路兩旁便是膏估衣的零剪裁料兒的包銀首飾的
燒料貨的台階兒上也擺著些碎貨攤子安老爺無心細看順著那條甬路上了月台只見殿前放著個大鐵香爐又
砌著個大香池子殿門上却攔著柵欄不許人進去那些燒的香只在當院子裡點著香舉著磕頭磕完了頭便把那
香摺在池子裡却把那包香的字紙扔在滿地大家踴躍跑去只不在意老爺一見登時老大的不安嚷道啊這班
人這等作踐先聖遺文却又來燒甚麼香說著便叫華忠說你們快把這些字紙替他們揀起來送到爐裡焚化了華
忠一聽心裡說道好我們爺兒們今兒也不知是逛廟來了但是主人吩咐没法兒只得大家胡攬起來送到爐去焚
化老爺遂恐怕大家揀得不乾淨自己拉了程相公帶了小小子蔴花兒也毛著腰兒一張張揀不得了又望著那些
燒香的說道你眾位剝下這字紙來就隨手摺在爐裡焚了也好眾人也有聽信這話的也有伴伴不理倒笑他是個
書獃子那知他這書獃子這陣獸到正是在場勝念千聲佛強燒萬炷香的功德却說安老爺揀完字紙自己也累了一
腦門子汗正在掏出小手巾兒來擦著程相公又叫道老伯我們到底要望望黃老爺去老爺詫異道那位黃老爺
華忠道師爺說的就是天齊爺安老爺道東嶽大帝是位發育萬物的震且尊神你却怎的忽然稱他是黃老爺這話

又何所本程相公道。這也是那部封神演義上的老爺愕一愕了說然則你方才講的那風調雨順也是封神演義上的考據下來的。倒累我推敲了半日。這却怎講。說着不到殿便回。來站在甬路上。望了望那兩廂的財神殿。娘娘殿。只見這座殿裡打金錢眼的。又有捨了一吊香錢。抱個紙元寶去。說是借財氣的那殿裡拴娃娃的。又有送了一窩泥兜瓊的。猪狗來。說是還願心的。沒男沒女。挨肩擦背。擁擠在一處。老爺着了。便說我們似乎不必同這班人亂擠去。了罷。怎算得那程相公此時。不但要逛財神殿。娘娘殿。并且還要着着七十二司。只望昔老爺一個勁兒笑嘻嘻的。啼啍老爺着這光景。便叫華忠你同師爺走走。去我竟不能奉陪了。讓我在這裡靜一靜。兜罷因指着麻花兒道。把他也帶去。華忠聽了。把馬褥子給老爺舖在樹陰涼兒裡。一座石碑後頭。又叫劉住兒。送上盞包背壺。到那邊茶盞壺上。到盞茶來。老爺說。不必你們把這些零碎東西。索興都交給我。你們去逛你們的。大家見老爺吩咐。只得都去。這裡剩了老爺一個人。兜坐無聊。忽然想起。何不轉到碑前頭請請這統碑文也。考訂考訂。這座廟兜究竟建何朝。自朝代。想到這裡。便此起倒背着手。踱過去。揚着臉兒去。看那碑文。總看了一行。只聽得身後猛可裡噲的一聲。只覺一個人往脊梁上一撲。緊接着就雙手攙住脖子。叫了聲。喚的。我乖。老爺冷不防。這一下子。陰些兒。不曾衝個筋斗。當下吃一大驚。暗想。我自來不曾合人玩笑。這却是誰。總待要問。幸而那人一抱就鬆開了。老爺連忙回過身來。不想那人一個躲不及。一倒脚。又正造在老爺脚上。那個踉指兜雞眼。上老爺疼的。擰着脚。喚的。一聲。疼過那陣。神定一着。原來正是方才在娘娘殿。拴娃娃的那班婦女。只見為頭的是個四十來歲的一個矮胖婦人。穿着件短布衫兒。拖着雙薄底鞋兒。老爺轉過身來。總合他對了。兜兒便覺那陣酒毒味兒。往鼻子裡直灌。不覺外邊夾雜着。熱撲撲的一股子。狐臭氣。又着了。看他後頭。遠跟着一群年輕婦人。一個個粉面油頭。妖聲浪氣。且不必論他的模樣。兜兒只着那派打扮。兜兒沒一個安靜的了。如何個見。這過陣。仗登時唬得呆了。只說了句。這怎麼講。那個胖女人。却也覺得臉上有些下。不來。只聽他口兜嚕嚕道。那兜兒呀。剛才不是我們打夥兒。從娘娘殿裡出來。嗎。瞧見你一個人。兜仰着個額兒。一頭兜。往上瞧。一頭往前走。誰知脚底下橫不拐子。爬着條浪狗。叫我一脚就造了他爪子上。要不虧我躲的溜。掃一把。抓住你。不是叫我敬他一乘。乖。是我自己開個嘴。吃條你。還說呢。老爺此時。肚子裡。就讓有天大的道理。海樣的學問。

咀裡要想講一個字兒也不能了。只氣得渾身亂顫。默著。雙眼待要發作一場。忽然旁邊兒又過來了個年輕的小媳婦子。他見那矮胖女人。合安老爺嘈嘈湊湊到跟前。把安老爺上下打量兩眼。一把推開那個女人。便笑嘻嘻的望著安老爺說道。老爺子你別計較他。他喝兩盃子貓粥。就是這麼著。也有造了人家的脚。倒合人家批禮的。瞧瞧人家新兒的靴子。給踹了個泥脚印子。這是這麼說呢。你老爺待著這把子花兒。等我給你老揮揮破說著。就把手裡的花兒往安老爺肩膀上擱。老爺待要不接。又怕給他掉在地下。惹出事來。心裡一陣肚亂。就接過來了。這個當兒他躡身下去。就銜他那條手巾。給老爺揮靴子上的那塊泥。只他往下這一躡。安老爺却覺得一股子異香。異氣。又像生麝香味兒。又像松子兒味兒。一時也不辨出是香是臊。是甜是酸。是哈喇。那氣味一直撲到臉上來。老爺才待要往後退。早被他一隻手搬住脚後跟。咀裡還斜叨著。根長烟袋。揚着臉兒說。你倒底攪點腿兒來呀。老爺此時只急得手兒冰涼。心窩裡亂跳。萬不得話。只說豈敢豈敢。他道這又算個甚麼兒呢。大夥兒都是出來取樂兒。沒講究。老爺好容易等他揮完了那隻靴子。鬆開手站起來。自己是急於要把手裡那把子通草花兒交還他好走他。且不接那花兒。說道。你老別忙。我來你老點事兒。說著一面伸手拔下耳挖子。從上頭褪下個黃紙帖兒來。口裡一面說道。老爺子你老將才。不是在月台上揀那字紙的時候兒嗎。我這麼冷眼兒瞧著你老八成兒是個識文斷字的。我才在老娘跟前求了一籤。是求小人們的。說著又極在安老爺耳底。下悄悄兒的說道。你老瞧我到有兩月來的沒見了。也摸不著是病啊是喜。你老瞧老娘這籤上怎麼說的。給破說破說呢。你看這位老爺在他這抱定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兩句書。直到這個場中。這絕絕不肯撒個謊。說我不識文。我斷字。聽得那媳婦子請教他。不由得這手舉著花兒。那手就把個籤帖兒接過來。可耐此時是意亂心忙。眼光不定。看了半日。這也看不明白。好容易才找着了病立痊。生男六個字。忙說不是病。一定要弄璋的那媳婦子。又不懂這句文話兒。說你老說叫我弄甚麼行子。這才急出老爺的老實話來了。說一定恭喜的。他這才喜歡。連籤帖兒帶那把子花兒都接過去。又把那籤帖兒遞過來。說你老索性再用點心兒給瞧瞧。到底是個了頭是個小子。安老爺真被他磨得沒法兒。只得囑道。准養小子那班婦女。見老爺斷的這等准轟一聲都圍上來了。有的拉著那媳婦子道喜。他也點著頭兒說喜呢。只是娘的慈悲也。虧人家這位

老大爺子解得開呢說話問那班婦女就七手八脚各人找各人籤帖兒都要求老爺破說老爺可真頑兒不開了連說不必看了我曉得這廟裡娘的簽靈的狠呢凡事你們一起來求籤的都要求小子的不想這班人裡頭夾着個靈官廟裡姑子他身穿一件二藍洋緞僧衣脚登一雙三色挖讓僧鞋頭戴一頂月白紗胎沿倭緞盤金線的草帽兜太陽上邊貼着兩貼青緞子膏藥他也正求了個籤帖兒拴在帽頂兒上聽安老爺這等說便道喂你悠着點兒老頭子我一個出家人不當家花拉的你叫我那兒養小子去呀那小媳婦同大家子都連忙攔說道師傅你別人家可怎麼知道僧們是一起兒來的呢那矮胖子女人便同那姑子嘈嘈道你罷呀你們那廟裡那一年不請三五回姥姥哇怎麼說呢那姑子丟下安老爺趕去就要搯那矮胖婦人的咀說你要這麼給我洒我是撕你這張肥總說到這裡又一個過去攥住他的咀說道當着人家識文斷字的人兒呢別掄筆看人家笑話說著總大家嘻嘻哈哈拉拉扯扯奔了那座財神殿去了老爺受這場熱窩心裡下也不讓那長姐兒給程師老爺點那袋烟的窩心這大約也算要小小一個果報愚謂家有兩鳳猶必欲着真鳳豈憐葉公好龍之失乎觀此可為貪不知止者戒却說老爺見眾人散了趁這機會頭也不敢回轉身就走一溜烟走到將才原坐的那個地方兒只見華忠早同程相公一群人轉了大灣兒回來了華忠一見老爺就問老爺把馬禱子交給誰了老爺一看才知那馬禱背壺盃包一切零零碎碎的東西不知甚麼時候早已丟了個踪影全無想了想方才自己受的那一通兒又一個字兒不好合華忠說愣了半天只得說道我方將到碑頭裡着了着那碑文怎知這東西些就會不見了呢華忠急了說道這不是丟了嗎等奴才趕下去老爺連忙攔住說這又甚麼要緊你曉得是甚麼人幹去又那裡去找他華忠是一肚皮的氣沒好說道老爺只管這麼罵奴才們這起子人跟出來是作甚麼的呢會把老爺隨身的東西給去了老爺道這話糊塗好你就講虎兇出於神龜王毀於牆中方才是我自己在這裡看看究竟是誰之過與不必說了我們幹正經的着鳳凰去罷說着大家就從那個四隨牆門兒過後殿來見那裡有許多撬牙蟲的賣耗子葯的賣金剛大力丸的賣烟料的以至相面的占燈下數的起六壬課的又見一群女人蹲在一個賣鴉片烟籤子的攤子上講價兒的老爺此時是頭也不敢抬忙忙的一直往後走這才把必應廳禮的個文昌欄抹門兒過去了才進了西邊那個角門子便見那空院子裡圍着個破藍布帳子裡面鑼鼓喧天帳子外頭一個

人站在那裡嚷道撒官板兒一位瞧瞧這個鳳凰單展翅老爺聽了心中暗喜連忙進去原來却是起子跑早船的只見一個三十來歲黑漆的大漢子一咀巴子的鬚子渣兒也包了頭穿了彩衣至在那個早船上一手托了腮把那隻手單撒手兒伸了頭懶腰臉上還作出許多媚十姣的醜態來鬧了一陣又聽那個打羅的讓道着完了鳳凰單展翅只就該就着請太爺們瞧飛蝴蝶兒了安老爺這明白兒原來這就叫作鳳凰單展翅連忙回身就走華忠喚了一聲見那邊還有許多耍狗熊要耗子的他看那光景禁不得再去撒寬去了便一直引着老爺從文昌閣後身兒遠到東邊兒老爺一看就比那西邊兒安靜多了有的牆上掛了個燈虎兒壁子猜燈虎兒有的三個一群兩個一夥兒踢球的只見南邊兒靠着東牆圍着個帳子約莫裡頭是個書場兒北邊却圍着個簇新的大藍布帳子門兒外頭也站着兩人邊都帶着纓帽兒聽他說話的口音倒像四川雲貴一路的人只聽他文調調的說道人品有低高個飛禽走獸也有個貴賤這對飛禽是不輕易得見的請着看程相公聽見便說老伯這一定是鳳凰了老爺也點點頭搖搖擺擺的進去見那帳子裡頭還有一道網城網城裡果然有金碧輝煌的一對大鳥老爺還不曾開口劉住兒就說這不是借們城裡頭趕廟的那對孔雀那兒的鳳凰阿安老爺這才後悔心裡的篤信好學終始遠不信這就叫了當了只疑心或者今日適逢其會鳳鳥不至也不可因說我們回店去罷華忠說得老爺略等一等兒這廝個當兒麻花兒又拉屎去了老爺正不耐煩便說這就是方才那碗酪喫的誰想恰好程相公也在那裡悄悄兒問的劉住兒那說裡好出大恭我也去老爺聽說便說索性請師爺也方便了來罷我借此歌歌兒也好華忠滿院子裡着了一遍只找不出個坐兒來說不然請老爺到南邊那書場兒的板檯上坐坐去罷老爺此時是不曾看得鳳凰興致索然一教兒不言語只跟了他走及至走進那書場兒去才見不是個說書的原來是個道士坐臥靠東牆根面前放着張桌兒週圍擺着幾條板檯那板檯上坐着也沒多的幾個人另有個有場兒的正銜着個并給他打錢那桌子上通共也不過打了一三百零錢老爺着那道士時只見他穿一件藍布道袍戴一頂樓道笠兒那時正是日色西照他那個漁鼓手裡搗着副簡板却把右手拍着鼓口聽他扎蹦蹦扎蹦蹦扎蹦蹦打著在那裡等着攢錢忽見安老

爺進來坐下他又把頭上那個道笠兜下遮了一遮便按住鼓板發科道

錦樣年華水樣過輪啼風雨暗消磨倉皇一枕黃梁夢都付人間春夢婆小子風塵奔走不道姓名只因作了半世
懵懂痴人醒來一場繁華大夢思之無味說也可憐隨口編了幾句道情無非喚醒痴人破除煩惱這也叫作只得

如此無可奈何不免將來請教諸公稱當一笑

他說完了這段科白又按着板眼拍那個鼓安老爺向來於戲文彈詞一道本不留心到了和尚道士兩門更不對路
何況這道士又自己弄成那等一副嘴臉老爺着了卓有些不耐煩只管坐在那裡却掉轉頭來望着別處忽然聽他
這四句開場詩竟不落故套就這段科白也竟不俗不由得又着了點兒文字麼便要留心聽聽他底下唱甚麼些只
聽他唱道

鼓逢逢第一聲莫爭喧仔細聽人生世上渾如夢春花秋月銷磨盡蒼狗白雲變態中游絲萬文飄無定請幾句首
詞贈話當他暮鼓晨鐘

安老爺聽了點點頭心裡暗說他這一段自然要真個總起的引子了因又聽他往下唱道

判官家說帝王征誅慘損讓忙暴秦炎漢糊塗帳六朝金粉空塵跡五代十戈小戲場李唐趙宋風吹浪抵多少
奇僧白雁都成了紙上文章最難逃名利關擁銅山鉄卷便豐碑見早磨刀慘獸來惹惹難雪擊碎珊瑚酒未
寒千秋最苦英雄漢早知道三分鼎足儘癡心六出祁山

安老爺聽了想道這兩段自然要算冠代帝王將相了底下要只等一折折的排下去也就沒多的話說便聽他按住
鼓板提高了一調又唱道怎如他耕織圖安老爺才聽得這句不覺攢道這一轉轉得妙便靜靜兒的聽他唱下道

怎如他耕織圖一張機一把鋤兩般便是擊天柱春秋祈報香三炷飲蜡吹豔酒半壺兒童開學擊迎年鼓一家
兒呵呵大笑都說道完了官相儘逍遙漁半樵靠青山傍水砌手字肩擔月殘照網來把鰓擲量者欲得青松帶

葉燒啣杯敢把玉侯笑醉來時狂歌一曲猛抬頭月小天高牧童兒自在身走橫橋因樹陰短簑斜笠相厮趁夕
陽影鞭垂揚外春雨笛敲紅杏林世間最好騎牛穩日西殘歸家晚飯稻粥香撲鼻噴噴

正聽着程相公出恭回來。說老伯候了半日。我們去罷。老翁此時倒有點兒聽進去。不肯走了。點點頭。又聽那道士敲了陣鼓板唱道。

羨高風。隱逸流。住深山。怕出頭。山中樂事般般有。閒招猿鶴成三友。坐擁詩書傲五侯。雲多不礙梅花瘦。渾不問。眼前興廢。再休提。皮裡春秋。破愁城。酒一杯。覓當壚。醜醜醜。酒徒奪盡人間翠。卦中奇偶。閑休問。芭蕉枯榮。任幾回傾囊。并作千場醉。不怕你天惊石破。怎當他酣睡如雷。老頭咬好怪哉。鬢如霜。貌似孩。削光頭。髮鬚眉。在甚提了。悟原非。樹明鏡。空懸。那是台。蛤蜊到口。心無礙。俺只管嬉。鋤煩惱。沒來由。見甚如來。學神仙。作道家。踏芒鞋。官髻。鬚。額。盧。一個斜肩掛。丹頭不賣房中藥。指上休談頃刻花。隨緣便是長生法。聽說他結茅雲外。却叫人何處尋。他鼓報敲。鼓漸低。曲將盡。鼓瑟希。西風緊。吹啼猿。起陽關。三疊傷心調。杜老七哀。寫怨詩。此中無限英雄淚。收拾起。浮生閑話。交還他鼓板新詞。

安老爺一直聽完。又聽他唱那尾聲道。

這番閑話君聽者。不是開饒舌。飛鳥各投林。殘照在明滅。俺則待唱着。只道情兒歸山去也。

唱完了。只見他把漁鼓筒板橫在桌子上。站起來。望着眾人。轉着圈兒。拱了拱手。道。獻醜獻醜。列官不拘多少。隨心樂助。總成。總成。眾人各各隨意。給了他幾文。而散。華忠也打串兒。上擲下幾十錢來。給個打錢兒。的老爺正在那裡想他這套道情。不但聲調詞句不俗。並且算了算。連科白帶煞尾。通共十三段。竟是按古韻十二攝。照詞曲家。增出仄韻一韻。合著十三折譜成的。早覺這斷斷不是這個花咀臉花的道士所能解待。要問問他自己。是天生的。不願意同僧道打交道。却又着實賞鑑他這幾句道情。便想多給幾文。犒勞犒勞他。見華忠只給了他幾十文。就說道。你怎生這等小器。就多給他些何妨。回頭看。看了那串兒。上却只剩了沒多的錢。因問你大家誰還帶着錢呢。不想問了問。連那打雜兒的一時。間都把幾個零錢使完了。程相公道。老伯要用。吾這裡有銀子可好。老翁大喜。說更好。及至他從順袋中取出來。却是個五兩的錠兒。一時又沒處夾。老翁便叫小小子。麻花兒。送給那個道士。道士接過來。不曾作謝。先望銀子。嘆了口氣。道。賤路盡才知蜀道平。恩深偏覺袂雲厚。忽然兩淚直流。把那個粉臉兒。冲得一行一道的。益發不成個模樣。